



侠之大者， 渊源有自

◎ 汪微

读邓之诚《中华二千年史》，看到一段关于查文清处理“丹阳教案”的记载，引起了我的兴趣。查文清可能一般人不太熟悉，但他的孙子查良镛（金庸）却是大名鼎鼎。

书中说：“《天津条约》许外人传教，于是教徒之足迹遍中国。”查文清任镇江府丹阳知县期间，丹阳百姓发现教会周边掩埋了数十具童尸，群情激愤，自发围攻教士，并迅速升级为民众烧教堂、反洋教、驱教士的以暴易暴运动，史称“丹阳教案”。“教民或有死伤，外籍教士即借口要挟，勒索巨款，甚至归罪官吏，胁清廷治以重罪。”清政府畏惧洋人淫威，责令严办，查文清目睹帝国主义传教士的不法行为，同情民众，决意伸张正义，尽力保护那些“肇事者”。他向上司呈报：“此事由外国教士欺压良民而引起公愤，数百人一拥而上，焚毁教堂，并无为首之人。”一面又让领头的两名义士赶紧远走避祸，他自己却因获“纵逸”罪名而丢了官职。

由此想到当时全国各地“教案”频发，地方官吏基本上都是以惩善扬恶、迎合洋人收场，连那位声名赫赫的曾国藩在处理“天津教案”时也不能例外。曾国藩揣摩清廷意图，觉得只能立即处死带头闹事者并向洋人赔礼道歉，别无他法。这样以来，显然是违背了民意，结果弄得声名狼藉。这位“晚清中兴名臣”深感“内疚神明、外惭清议”，凄然调任两江总督，原本还算硬朗的身体从此每况愈下，两年后离世。相比之下，查文清可谓为官一任对得起天地良心，对这样充满正义感的官员，老百姓会永久铭记。金庸曾回忆：“祖父（查文清）去世的消息传到丹阳后，百姓为他树碑立传流泪追悼。”当时，镇江丹阳民众推了十几名乡绅前去吊祭，那两名领头烧教堂的义士更是一路哭拜，如丧考妣。

查文清在丹阳知县任上还有一桩义举，在年幼的金庸心目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。一个名叫和生的苦命人遭财主设计陷害，吃了一场无头官司，原本要被处斩，却被查文清左右斡旋，在卸任返乡时悄悄带回家中。金庸对和生的遭遇充满了同情，对祖父的惜弱怜贫更是发自内心地敬佩。他说：“这件事一直藏在我心中，《连城诀》是在这件真事上发展出来的，纪念在我幼小时对我很亲切的一个老人。”

事实上，金庸深受祖父查文清嫉恶如仇、不畏强暴的正义感影响，在他后来打造的武侠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完美的传承。金庸在《神雕侠侣》中借郭靖之口提出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”，其核心理念并非一味追求武功有多高强，而是要看你所做的一切是否真正为国为民，唯有如此，方不枉称具有侠义精神的大丈夫。



《蓝胡子》

插图选(6)

凯·尼尔森 绘

蓝胡子从妻子手中拿回钥匙。



经济学家，请回答

[美]罗伯特·索洛 编著
文汇出版社

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·索洛向90名世界主流权威经济学家分别提出一个问题，由他们在自己专研的领域中给出答案，或启发思考的方向，包含直接评价或指导经济活动的具体问题。

虎变：晋国大族的兴衰

刘勋 著
中华书局

本书聚焦于春秋时期最强盛的诸侯国——晋国，以卿族政治为主线，还原了晋国卿官领导班子变迁、卿族兴盛衰亡的壮阔史事，展现出各大卿族化家为国的“虎变”事业和成败殊途的历史结局。

在曼哈顿长大

[美]伍迪·艾伦 著
中信出版集团

本书18篇“文学脱口秀”调侃婚姻、中产、焦虑、审美标准、死亡等话题。向你展示快感缺失的艾伦式主人公眼中可笑又可怜的世界，尽管他们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，却无法处理日常生活的荒谬。

装腔

林树京 著
作家出版社

本书以青年林北树一步步离开故乡、闯入繁华都市的命运之路为主线，串联并讲述了6个不同身份、不同经历的青年从故乡出发，置身于梦想的困顿之局，在大城市中穿行、寻觅、兜转和起伏的人生轨迹。

李清照玩博戏不忘爱国

◎叶沃若

李清照在文学史上属于“婉约派”的代表作家，可实际上她性格多面，既敏感细腻，又争强好胜，且各方面能力超强，绝对是一位女强人。

翻开《李清照集笺注》，能够读到“生当作人杰”“九万里风鹏正举”这样的豪放诗词。而她的《词论》吐槽前辈，目空一切，历代词话中绝无仅有。读《打马图经序》和《打马赋》，又可知她喜好博戏，是一名游戏高手、一个战无不胜的赌神。

“打马”是一种带有赌博性质的棋类游戏，参与者依次掷骰子行棋，棋子即“打马络钱”。李清照《打马图经序》自称：“予性喜博，凡所谓博者皆耽之，昼夜每忘寝食。”由于精通此道，她编撰了《打马图经命词》，“不独施之博徒，实足贻诸好事。使千万世后，知命辞打马，始自易安居士也”。

当然，李清照并没有玩物丧志。她在《打马赋》中写道：“且好胜者，人



陈寅恪戴口罩

◎苏妹

周一良说，其师陈寅恪是受到“过去时代很严格的旧式家庭的礼教”熏染的人，其事例为“学生到上海陈先生家中去谒见散原老人（陈三立），散原老人与这帮学生谈话，散原老人坐着，这帮学生也坐着，而陈先生是站在旁边的”。然而散原老人死后，却有人说陈寅恪在丧仪方面不无“失礼”之举。

卢沟桥事变后，北平沦陷，散原老人“忧愤不食而死”，时为1937年9月14日。而据1947年12月30日《中山日报》报道，散原老人“既歿，彦通（陈方恪）等奔丧，寅恪与之约法，禁穿孝服，不准放声大哭。殓时，寅恪戴口罩，向灵前鞠躬，往吊者半属遗老，认为失礼，拂然散去，寅恪不顾也”。1937年10月13日，远在“王道乐土”的郑孝胥“昨闻傅治梦言，散原之子在清华为教习者，于散原卒时，不开吊亦不服丧，有周君来信，欲仁先等素善散原者作书劝之”，虽与报载大致相同，实则均不免于耳食之谈。

据当事人陈流求等忆述，“由于北平已落入日寇手中，故不在敌占区公开报丧，而是打电报嘱咐方恪在上海《申报》刊登报丧启事。北平全家一律穿着特为丧事缝制的黑布孝衣，儿媳头上都戴着白色绒线小花。大家没有披麻着白色孝服，也未请僧侶念经，气氛悲痛肃穆。当有亲友来吊唁时，后辈分男左女右在棺木两侧的土白木帘内还礼：左侧由父亲及八叔跪在前”。1937年11月3日，“刚过‘七七’，灵柩尚未出殡，父亲即不得不协同母亲带着三个孩子登上去天津的早车，奔向湖南长沙”，即往长沙临时大学授课。过天津时，周一良去送行，“先生身穿灰布袍黑布马褂，陈师母头戴白花”。

而陈寅恪之戴口罩，未见他处记载，如系实情，或与防疫相关。因为当时战事甚紧，难民到处皆是，北平市卫生局要求严防时疫，尤其“吾国恶俗，辄停棺庭堂，长期暴露，大有碍于卫生”，戴口罩似无可厚非。



之常情；小艺者，士之末技。说梅止渴，稍苏奔竞之心；画饼充饥，少谢腾骥之志。”该文最后一句，“老矣谁能志千里，但愿相将过淮水”，更是表明，她玩博戏时别有寄托。

清代李汉章为此写过几首绝句，其中有云：“国破家亡感慨多，中兴汗马久蹉跎。可怜淮水终难渡，遗恨还同说过河。南渡偷安王气孤，争先一局已全输。庙堂只有和戎策，惭愧深闺《打马图》。”